

故乡的那口幽

刘远平(景宁)

我的家乡是山区,在海拔800米的高山上。家乡的村外,有一口四四方方的山塘,村里人习惯叫“幽”。幽的主要功能

是蓄水,天旱的时候放水浇灌农田。而对儿时的我们来说,幽就是大海,是童年的乐园。

幽约有七八百平方米,靠岸边的水不太深,一米左右,中央有两三米。幽中央有一块大石头,犹如大海上的一块礁石。先人挖这口幽时一定对这块大石头充满了无奈与懊恼,但数年后,这块大石头却成就了村里小伙伴们的快乐,俨然就是我们玩耍的开心岛。

幽就在学校边上,下课铃一响我们会跑到岸边玩,女同学在嬉耍采摘野花,男同学则拣些破瓦片打水漂。玩得好的男同学打一个能漂上五六漂,引来同学们的惊叫和羡慕的眼光,玩不好的同学打一漂就“石沉大海”。我算是玩得不错的,也算对得起体育委员这个头衔了。

放暑假了,老师回去就没人管我们了,天气一热我们就可以跳到幽里去玩。一开始我们只在边上水浅的地方,不会游泳就在水里乱拍,时间长了无师自通慢慢学会了狗刨式,这样就可以游向深水区了。能否登上幽中央的“岛”就是检验游泳是否出师的标准。

有一年,邻村有几个小孩子上山砍柴,在一个山塘里洗澡,结果三个孩子都淹死了。从那以后,大人就不允许我们

到幽里游泳了。不过大热天里,水的诱惑力还是蛮大的,小伙伴们经常偷偷跑到幽里学游泳,哪个小孩要是被父母逮到了,轻则饿一顿,重则“吃”火簋条或竹丝面。啥是吃“火簋条”“竹丝面”?就是用竹枝或竹片抽你个皮开肉绽。

大旱的时候,幽要发挥它的作用,放水灌溉农田。别看这是一个只有七八百平方米的山塘,但它却是村里人的命根子,开闸一次放水就可以灌溉村里三分之一的农田。

放水是令我们最为高兴的事,我们可以在放干的幽底抓鱼和摸田螺。放水时间一般是头天傍晚开始,到次日上午八九点就放干了。放水的那夜,我们基本都兴奋得睡不着,早早就准备好了竹篓和网兜,天刚蒙蒙亮就赶到幽边等候。有时等了好几个小时幽里的水才放干。在水快干的那一刻,那场面真是热闹,一二十个围在岸边等候的小孩脱光衣裤,像青蛙一样“咕咚、咕咚”跳进水里,用网在混浊的水里乱兜。抢到鱼的兴高采烈,抢不到的垂头丧气。要知道在那个缺粮少食的年代,能抓条鱼来烧着吃也是一种幸福的事。

不久前去了一趟老家,村里已失去了当年的热闹,百分之九十的村民都外出经商、务工了,相当一部分人在城里买了房子,成了城里人。当年的学校已被拆建成了一幢小洋楼,说是村委办公楼……一切都在时代的发展中变样了,只有那口幽还静静地倚在村委办公楼的边上,微风下泛起的丝丝涟漪像要揭开水面,欲回味那些曾经的快乐往事。

稻草垛

鲁晓敏(市直)

后山的小树林,摆着一个个稻草垛,圆滚得像陀螺。它们缄默着,仿佛这座瓦窑头村庄的守护神。

我喜欢将牛赶到后山的小树林吃草,我躺在稻草垛底下,看着花牯的肚皮正在一圈一圈地胀着。我嘴里咬着一根狗尾巴草,植物茎部的汁液在嘴里弥散开来,甘甜,清香。我胡乱地想着一些没有边际的事情,稻草的腐气穿透了我的衣裤,一丝一丝地渗入肌肤,有些凉意。阳光照着花牯吃草时幸福的样子,花牯的尾巴很有节奏地一甩一甩,在坡顶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

后山的林子不大,树干上摆着密密麻麻的稻草垛,使得林子有些拥挤。林子白天也很寂静,可以听得见清脆的鸟叫。稻草垛底下可以捉到长尾巴的蜥蜴,硬壳的臭屁虫、不停啁啾的蚰蚴,以及一种叫鬼见愁的虫子。稻草垛的周围散落着一堆堆的土坟,斑驳的墓碑零零散散地插在地上,或完整,或残缺,有的淹没在杂茅草和灌木丛中不见了踪影。

火金伯伯的坟就在小树林里,火金伯伯是摆草垛的高手,摆的草垛结实、不透风,经过一个冬天的日晒雨淋也不塌。在乡村,能够摆出一个好草垛的男人一定勤快能干,一定是伺候庄稼的好把式。据说火金伯伯的老婆只看他摆过一回草垛,就心生喜欢,嫁给了他。火金伯伯搬来石头堆好底座,将稻草把子顺着树干顺时针摆一层,再逆时针摆一层,交叉着叠高,摆草垛的过程像一场隆重的演出,总有一些人驻足围观。火金伯伯没有病,他爱喝酒,他喝着喝着就睡着了,后来被人抬到这里继续睡。

火金伯伯坟莹不远处睡着吵死鬼(村里人都这么称呼他),他是村里少数

不会摆草垛的男人,火金伯伯说他会不会摆草垛所以娶不着媳妇。吵死鬼整天唧唧歪歪,说的尽是女人的风流事。吵死鬼死的时候,村里人集资了一口松木棺材给他下葬。还有整天摇着门板骂街的小脚潘老太,他们躺在这里后就不再作声了,只有几个稻草垛陪伴着。村里人从小树林走过,从孩提一直走到老,再后来就躺在小树林的怀里,化成小树林中的一撮土。

有一次,一个偷牛的外乡人被绑在松树杆上,村里人从稻草垛上卸下几捆干草铺在偷牛贼前面的空地上,大团大团的草烟呼呼地蹿起来,围观者松开裤子对准燃烧的稻草洒尿,草烟和尿臊味铺张着,熏得偷牛贼眼泪鼻涕横流,脸形痛苦地扭曲着,呼天抢地,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阵得意的哄笑。这里还出过一件事。一对知青在这里被人拎走了衣服,并报告了生产队长。男知青以伤风败俗的罪名被关在牛棚里批斗,村里人都说他是流氓,大姑娘小媳妇看到他时远远地躲开。男知青戴着啤酒瓶底一样的深度近视眼镜,他会写诗,念诗的样子很特别,摇头晃脑的,那样子我学不来。

稻草垛是村庄的季节报时器。转眼又是一年秋收,稻草垛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不多久就遍及整个村庄。父亲在门前的空地上拉回了一车稻草,正在和母亲一起一把一把地摆着,那根孤零零的松树杆渐渐地被稻草围得丰满圆滚起来。花牯“咔嚓咔嚓”地嚼着稻草,对着稻草垛发出了“哞哞”地欢叫,那是它一个冬天的料草,我看见花牯在阳光底下轻轻地甩了一下尾巴,甩出一道好看的弧线,就像在和秋天作个告别。

梦绕故乡的老屋

陈华(龙泉)

夜,雨疏风骤。隔帘听风,思绪随风飘荡,穿越夜空飞向了故乡。脑海里,我家的老屋与故乡的许多老屋一样,像个耄耋的老人,痴痴地站立在那里,似乎在等待着什么。

我家还有比老屋更老的两处老屋。与老屋相对的石犬背上的老屋是我爷爷辈的住房,窄小阴暗潮湿,那房子现在已经歪歪斜斜,纯属危房,产权归我叔叔家。石犬背老屋的后边,有一幢三层的楼房,是我父亲与远房的堂兄弟们合建的,我们家仅有四分之一,即楼下楼上各一间。我们家的那间房与隔壁三妹哥的房子相连,而三妹哥家人少房子宽,父亲就向三妹哥家买了两间房,这样我们家就有两处房子。那时,爷爷奶奶都早已去世了,我父亲有个比他小12岁的弟弟,兄弟感情一直很好,成家后各有一大帮子女,一起生活确实有许多不便,但是总讲不出要分家。

听说,有一天兄弟俩都去干活了,母亲与婶婶在家把全家的财产一分为二,把一根火柴梗折成长短两段,长的代表新房,妯娌俩抽签决定,我母亲抽到新房。等父亲、叔叔劳动回家,就各回自家了,分家就这么简单。这事在我们村也一度受称赞,因为村里有好多家庭分家分出矛盾,要请各家舅舅、村干调解纠纷。

那老屋虽小,但我们生活得很幸福温暖。大哥二哥住楼上,楼下小房间里铺角尺床,父母带弟弟,我跟两个姐姐,六人一间。那时的农村,农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最迟是晚上八点就上床了,只要父亲一句话,睡觉了别吵我们就真的马上睡着了。

到了1970年,我哥哥要成家了,父亲决定建房。在众乡亲的帮忙下,第二年一幢三层的泥墙青瓦楼房就建成了。由于叔叔是木工师傅,二哥也跟叔叔学会“做木”,因而我家老屋的大门在当时当地就显得比较洋气。迁居后第二年,我就去公社中心学校上初中和县城念高中了。期间父母把老屋一分为四,我四兄弟各一间。我师范毕业那年,在二哥的指点下,用他的木工工具还亲手做了楼上两间房的天花板。

老屋留下了我太多苦涩而又美好的记忆,我曾在那小房间里学习数理化,有时一道数学题让我在煤油灯下啃一个夜晚;我曾在那小房间里拆开了师范学校录取通知书,实现了跳农门端上“铁饭碗”的梦想。二哥又在老屋里开了代销店,酱醋盐酒伸手可得,村姑小孩时常光顾,老屋显得特别阳光。

然而,这样的时间不长,我父亲60多岁了,乡里照顾他到乡政府的小料厂去当保管员,我二哥的孩子们也大了,房子不够住,又自己建了新房。我们兄妹们都走出大山,在外发展了。偌大的老屋就我母亲一人居住。后来,父亲从小料厂回了家,俩老相互依靠,只有暑假和过年时,老屋是热闹的,父母是最开心的。有一次,我母亲去遂昌我姐家了,我因工作,非周日到家,推开门习惯地叫“大!

大!”都没人回应,我推开父母卧室门,父亲惊奇地问我,你今天怎么会回来?我重感冒了,爬都爬不起来,我叫喊了好长时间,叔叔家都没有人听到,我想我今天要死在床上

了,你回来正好,真是老天保佑我。

后来几年,我们兄弟姐妹都靠自己摸爬滚打,住进小市区,虽然都有进城区工作的喜悦,但心里牵挂故乡老屋的父母。繁华盛世给了山村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平台,可是,乡村却变得更清静了,炊烟稀疏,除了寂静,还是寂静。

还是四弟首先在城区买了一套房子。1995年春,我和大哥驱车把父母接到四弟家。从此,老屋的大门关上了。

一晃40年过去了,我们回去的次数越来越少。老屋在经历风风雨雨后,恰如一辆即将报废的汽车,门旧了,窗朽了,顶棚碎了,外壳裂了。我如今在城区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但时常梦见的家,还都是那故乡的老屋。

前年,故乡锦安村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单,后又确认为丽水市传统文化村,今年又确认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作为红色革命老区,政府已经对当年红军挺进师刘英同志在我村办公的场所挂了牌,开始修缮了。也许,我们兄弟姐妹或我们的子孙们也会把我魂牵梦绕的故乡老屋装修一新。

